



Bauer, Maria Rilke

# 里尔克诗全集

5

[奥] 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著  
陈 宁 译

# 里尔克诗全集

第二卷 原初与未刊诗集 第二册



〔奥〕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著  
陈 宁 译

2016年·北京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里尔克诗全集：珍藏版 / (奥) 里尔克著；陈宁,何家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831 - 6

I. ①里… II. ①里… ②陈… ③何… III. ①诗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28659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里 尔 克 诗 全 集

(珍藏版 全十册)

[奥] 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著

陈 宁 何家炜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831 - 6

---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14 1/4

定价：660.00元

# 目 录

## 原初与未刊诗集

生活与谣歌	3
心理剧两折 (1894/1895年)	119
穆里罗	121
婚礼小步舞曲	126
菊 莖 (1896年)	137
基 督 (1896/1898年)	157
第一系列 (1896/1897年)	159
第二系列 (1898年)	201
为你庆祝 (1897/1898年)	215
为我庆祝 (1899年)	267
白衣侯爵夫人 (第一稿, 1898年)	347
戏 (1898年)	371
编年史摘录 掌旗官 (1664年) (1899年)	387
短歌行咏掌旗官鄂图 · 里尔克之爱与死 (写作于1899年)	403

祈 祷	419
戏剧三折 (1898—1900年)	503
早春	506
秋天林荫路	510
冬魂	515
庆典表演剧 (1902年2月15日艺术厅落成典礼上)	521
献给夜的诗 (1913/1914年)	531
C. W. 伯爵遗稿录	559
〔第一辑〕 (1920年11月末于伊尔谢勒山山之宫)	561
〔第二辑〕 (1921年冬春之交于伊尔谢勒山山之宫)	576
注 释	587
诗篇索引	611
诗篇细目	619

白衣侯爵夫人<sup>154</sup>

(海边一幕)

(第一稿，1898年)

翻译底本

Pan, 5. Jg., Heft 4, 1899. S. 199-203.

校勘版本

Rainer Maria Rilke, *Sämtliche Werke*, Bd. 3, hrsg. vom Rilke-Archiv in  
Verbindung mit Ruth Sieber-Rilke, besorgt durch Ernst Zinn, Insel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and Leipzig, 1997, S. 265-287.

舞台后区：一座白色的宫殿，单层，纯早期文艺复兴风格。凉廊。凉廊前是白色大理石露台，露台宽大的白色台阶轻缓向下通向花园。

舞台中区：林园。月桂树。背景深处是挺拔的柏树。可以觉察到，花园环拥着白色的房屋，遥在森林之后。花园五彩的灌木丛渐渐延伸到前面，终止在裂隙密布的灰色山岩。一条由明亮而矮粗的悬铃木形成的林荫路一直通达这山岩的边缘，左边留空，有一条石长椅、一尊古老、倾圮的赫尔墨斯神兽柱。

舞台前区：大海波浪汹涌着，大海从观众一侧而来，向着舞台波动，以细小、均匀、呼吸着的波浪拍击着海滩上的石头。白色宫殿的立面映照着无穷。情节中的所有人都望着海。

这些人是：

白衣侯爵夫人（La principessa bianca<sup>155</sup>）。其妹拉拉。  
管家阿马代奥。

慈悲会兄弟（带黑面具的修士）；信使。

（正午时分。强烈的光落在林荫路上。）

白衣侯爵夫人：（倚在前台石长椅上。身穿柔软的白色长衣，衣褶疲惫而顺从。她眼中是等待与倾听。暂停。）  
阿马代奥（老生）：（着黑色家居服，神色精明而庄重。深施礼）

侯爵已走。

白衣侯爵夫人：（悄悄颌首。暂停。）

阿马代奥（老生）：

您有何吩咐？（暂停。）

白衣侯爵夫人：（沉思）

这是第一次，侯爵离开我们，

真不是吗？

阿马代奥（老生）：

第一次，自从您新婚大典。

白衣侯爵夫人：

那是很久的事了。

阿马代奥（老生）：

自从我等装饰门庭迎迓您，

已十一载。（暂停。）

白衣侯爵夫人：

真想不到已经过了许多年。

那时我还是孩子。

阿马代奥（老生）：

我依然记得；

花冠于您的头犹为时过早——

（惶恐地犹豫了一下）

但孩子已变成了女王……

白衣侯爵夫人：

是的，人们夺走她的所有玫瑰  
与所有神话，  
环绕她的头  
以成熟的橙花，  
直到她相信的那些影子，冰冷地  
从早来的新娘花冠流淌到她身上：  
就从孩子变成了——女王。(暂停。)

侯爵夫人：(站起身，更加活跃)

侯爵带了许多仆人去森林？——  
(快速地)打发走所有的人，为我空出大厅，  
莫让我在走廊里遇到谁；  
一定要让我感到，我今天过来——  
从随意一处而来，来寂寞地唱着歌儿  
缠圆柱。

阿马代奥(老生)：

遵命，我会寻个借口  
将仆从都撒到风里；  
不过我可以操办您的今日吗？

白衣侯爵夫人：

不，你也走。我记得，你早就想  
去彼得拉桑塔<sup>156</sup>看你的孙儿。  
今天你可以成行了。

阿马代奥（老生）：

蒙您如此善待……

白衣侯爵夫人：

我不是心善。我能赠送你自由，  
缘于你赠送给我同样的自由。  
缘于你如此眷恋蒙娜·拉拉，  
就带她一起去看你那些伶俐的小孩吧。

阿马代奥（老生）：

这是您恩赐我的金銀。

白衣侯爵夫人：

还有，别忘了，带上丝绸与亚麻布料，  
从我柜子里拿，  
您能带多少就带多少。

阿马代奥（老生）：

您使我等富贵了。

白衣侯爵夫人：

我愿使您无忧。

我没有更多能力；因为您是聪明人。

只有一个建议：命运以若干欺骗  
击打您，——

这件事要向最先醒来者隐瞒：  
首先要教导您的孙子——欢笑，——  
其他智慧早就学得足够。

〔阿马代奥（老生）深施礼。穿过悬铃木林荫路，

向宫殿走去，横穿过露台。暂停。——白衣侯爵夫人完全踏入海岸的边缘。眼中是整个海。向着海她张开双臂。——暂停。】

蒙娜·拉拉：（自露台走下来。身穿淡蓝色松身裙。悄悄伸臂揽住侯爵夫人。二人望向海。暂停。）

蒙娜·拉拉：（悄悄地）

让我留在你身边吧。（暂停。）

白衣侯爵夫人：

你很爱孩子，不是吗？

蒙娜·拉拉：

我爱你。

白衣侯爵夫人：

小乖乖，看我的脸。（暂停。）

你非常爱我吗？

蒙娜·拉拉：

爱得

比梦还多。（暂停。）

白衣侯爵夫人：

你竟脸红了。

蒙娜·拉拉：

这么看着你

我不会累的。（暂停。）

你好像一棵

还没有开花的树——（暂停。）

我愿有一天可以理解你。

白衣侯爵夫人：

你果真想要？

那么留下了！

抱我更紧些。

忘记你的童装

和一切恐惧——

来自一切时间的。

你企望理解我，

就变成女人吧。

蒙娜·拉拉：(长吻着她)

姐姐！(暂停。)

阿马代奥(老生)：(匆匆从露台走来)

乞谅。

我正待动身，

来了一位信使，风尘仆仆——

带着一封信。

此刻正候在厅里。

白衣侯爵夫人：

我见他。〔阿马代奥(老生)深施礼。〕

白衣侯爵夫人：

蒙娜·拉拉下次陪您

去见您的金发幸运儿吧。

蒙娜·拉拉：

我们下次早些骑马过去，  
就我们两个，  
偷偷地、好好地  
把小家伙梦寐以求的玩具  
放到他的梦里。

阿马代奥（老生）：

您向四方  
赠予了如此多的祝福（从露台上离开）。

蒙娜·拉拉：

你想一个人待着吗？

白衣侯爵夫人：（微笑）

你有勇气留下吗？

信使：（身穿暗红色天鹅绒衣出现，深施礼然后递上信件——）

信函。

白衣侯爵夫人：

谢了，（对蒙娜·拉拉说）你先读吧。

（蒙娜·拉拉惊异而踌躇地读着，然后疑问地抬头看）

你立刻知道

意思了吧。（本人开始读；对信使说）

去吧，我会好好

待您。

休息

片刻，您想继续休息也行，

请接受财物与黄金。——

您一路而来还无恙吧？

**信使：**

宛囿中心的小径让人心感安好，

但是途经村庄时我却颇感

窘困：

整个山谷只是一声尖叫。

远远从东方而来一个陌生的死，

饥肠辘辘。

它走过一城又一城，

它遇到谁，

就将谁像饼一样擘开，——

一分两段。

它已经近了。

我看见离此不远有

四个

黑衣兄弟会的修士，

猛禽一样，

在一座房屋前幽灵般隐现。

他们四处等待、隐忍，

如果谁可怖地从窗口向他们挥手，

他们就会前来，从房屋里取出

惨白的猎获物：孩子、女人、老者，——

没有止境。他们悄悄  
将兄弟中的一个又一个  
聚成一堆，  
个个神情越来越疲惫地  
举着燃烧着的手。

就是说，活过来的人好像有  
义务从这些修士中赎回自己，  
否则……

**白衣侯爵夫人：**(按捺不住)  
拿吧，拿黄金吧，  
您想要多少就拿多少——  
为您，为修士，为一切人。  
您还可以到厅里找仆人们，  
然后同他们亲密交游；  
珍重。我相信，在社交里您  
也能感到像在家里一样。

(信使施礼，越过露台右侧下。)

**蒙娜·拉拉：**

啊我害怕。

**白衣侯爵夫人：**(梦着)

你读过这封信了？

**蒙娜·拉拉：**

生命依次枯萎在全地。

白衣侯爵夫人：

是的，这个消息非常可怕。

我们必须忧心

那些穷人——

蒙娜·拉拉：

是的——

白衣侯爵夫人：

—— —— —但是明天，明天才能

施以悲悯，

今天只有视而不见，

今天——（白衣侯爵夫人因青春而美丽、光耀。暂停。）

蒙娜·拉拉：（惊异地打量着她；然后按捺不住地）

为什么？

（祈求道）我不能再做个孩子了。

解释

给我听！

白衣侯爵夫人：（将颤抖着的妹妹拉到大理石椅前。她坐了下来，蒙娜·拉拉跪在她身边。蒙娜·拉拉先是对她的话表示景仰。那些话代表了整个大海。然后当新的话语来临时，蒙娜·拉拉因生命而目眩，将头紧靠在美丽的姐姐的怀里。悄声）

如果你知道，真正的生命

不会

在多年之后缺失。